

大秦帝国

第三部

金戈铁马 下卷

修订版

孙皓晖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河南文艺出版社

大秦帝國

第三部

金戈铁马

下卷

修订版

孙皓晖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河南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九章 孤城血斗

一 古老铁笼保全了田氏部族	437
二 尘封的兵器库隆隆打开	448
三 化齐方略陡起波澜	461
四 孤城一片有纵横	467
五 战地风雪 大将之心	474
六 兵不血刃 战在人心	483
七 齐燕皆黯淡 名将两茫茫	490

第十章 胡服风暴

一 白起方略第一次被放弃	499
二 赵奢豪言 险狭斗穴勇者胜	506
三 秦军首败 天下变色	516

四	茫茫边草 云胡不忧	528
五	林胡骑术震惊了赵雍	538
六	我衣胡服 我挽强弓	544

第十一章 雄杰悲歌

一	横扫千军如卷席	561
二	战国之世的最后一顶王冠	570
三	赵雍探秦国 感喟重划策	575
四	雄心错断 陡陷危局	583
五	一错再错 雄杰悲歌	597

第十二章 士相峥嵘

一	秦国第一次力不从心了	617
二	完璧归赵 布衣特使初现锋芒	624
三	赵瑟秦盆 蔺相如尽显胆识	633
四	将相同心 大将军负荆请罪	644
五	扑朔迷离的大梁才士	652
六	范雎已死 张禄当生	661

第十三章 远交近攻

一	离宫永巷深深深	670
二	咸阳冬雷起宫廷	680
三	大谋横空出	691
四	远交近攻展锋芒	695

五 借得恩仇大周旋	702
-----------------	-----

第十四章 对峙上党

一 天险上党地	714
二 三晋合谋易上党	717
三 秦国战车隆隆启动	724
四 长平布防 廉颇赵括大起争端	729
五 相持三年 雪球越滚越大 胜负却越来越渺茫	736

第十五章 长平大决

一 年青的大将军豪气勃发	748
二 长平换将 赵军骤然沸腾起来	754
三 秦国朝野皆动 白起秘密入军	759
四 等而围之 兵法破例	765
五 金戈铁马 浴血搏杀	774
六 车城大坚壁 白起说阵法	781
七 惶惶大军嗟何及	788

第十六章 秦风低徊

一 长平杀降 震撼天下	796
二 心不当时连铸错	801
三 旷古名将成国殇	805
四 君臣两茫然 秦风又低徊	813

第九章 孤城血斗

一 古老铁笼保全了田氏部族

齐王被杀的消息迅速传开，三千里齐国崩溃了。

临淄陷落，国人已经深为震撼。然则，国王带着一班大臣与嫡系王族毕竟已经安然出逃，活着的邦国权力依然完整，庶民精壮也还只在国内逃亡，尚没有大量流散他邦，国王只要惕厉奋发立定抗燕大旗，万千齐人便会潮水般汇聚而来，安知不会一反危局？尽管齐人对这个国王积怨甚深，但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对燕军的恐惧与仇恨已经迅速冲淡了往昔的怨恨。毕竟，举国离乱之时，国王的存在就是邦国的希望。可如今，国王竟然被杀了，无人可以取代的大纛旗轰然倒地了，齐人如何不震惊万分。更有甚者，齐王还是被齐国人在齐国的土地上千刀万剐的。别说春秋战国没有过，就是三皇五帝到如今，这也是头一遭。纵然暴虐无道如桀纣，也只是个亡国身死而已。但为君王，哪个被自己的子民一刀一刀碎割了？这亘古未闻的消息，震动了天下君王，更震坍了齐人的心神。人们茫然无措了。齐王不该杀么？该杀！齐王该杀么？不该杀！该杀不该杀都杀了，都城没有了，家园没有了，国王没有了，大臣与王族星散了，所有的城池都不设防

了,这还有齐国么?轰然如鸟兽散,已经麻木的国人们开始了大迁徙一般的举国逃亡,逃往边境,逃往他国,逃往一切没有被燕军占领的城堡山乡。无论逃向何方,总是不能落在为复仇而来的燕军手里。

田单听到这个消息时,已经在东去的路途了。

燕军一进济西还没开战,田单已经与鲁仲连分手回到了临淄。一进府,家老便来禀报:已经督促执事、仆人将全部财货装载妥当,族人们也已经聚在了府中园林等候,单等他一回来立即星夜离开临淄前往大梁。可田单却一句话也没说,匆匆进了书房,良久不见动静。看看暮色将至,族人们不禁着急了。田氏举族久为商旅,除了合族公产的外国店铺,家家都是殷实富户,走遍天下不愁生计,只要离开这即将灭顶的战乱之地,兴旺将依然伴随着田氏。唯其如此,田氏离齐是举族公决的既定之策,承袭族长的田单从大梁回齐,为的也是带领族人安然转移。

“总事,”家老轻步走了进来,“族人们都等着。”

“家老,你也是老齐人了。”田单回过身来,“当此之时,田氏该走么?”

“……”白发苍苍的家老愕然无语。

“击鼓聚族!”田单断然挥手,“我有话说。”

齐人尚武,大族聚集有军旅法度。石亭下的大鼓一响,散乱在府中的族人迅速赶来,只在片刻之间,合族近千人在后园池边的竹林草地间聚齐了。田单踏上池边那座假山时,族人们惊讶地睁大了眼睛。素来一身大袖长衣的田单,此刻一身棕色皮制软甲,手中一口长剑,脚下一双战靴,只差一领斗篷一顶铜盔,活生生一个威严将军。

“凡我族人,听我一言,而后举族公决。”族人们惊讶疑惑之时,田单一拄长剑开口了,“田氏虽商旅之家,却是王族支脉,齐国望族。当此邦国危难之际,田氏若离开临淄,纵然商旅兴旺举族平安,于心何安?”

“族领之意,究竟如何?”一个族老嘶哑着声音问。

“田单之意,”田单慷慨激昂道,“我族兴亡,当等待国运而定。若齐军战胜,邦国无忧,田氏便可离齐。若齐军战败,田氏当与邦国共存亡,与国人共患难!”

暮色苍茫之中,族人们沉默了。对于早早已经做好迁徙准备的族人们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决断。百年以来,自从这一支田氏从官场朝局游离出来走上商旅之路,田氏一族就对国事保持着久远的淡漠,六代相传,没有过一个人做齐国官吏。时日

长了，“在商言商，国事与我无涉”成了田氏族人的传统规矩。心无旁骛且不乏根基，精明的田氏商旅蓬蓬勃勃地发达了起来。齐威王以来，齐国总是巧妙地躲闪着中原战国之间的恩怨纠葛，没有在本土打过一次惨烈的大仗，国势蒸蒸日上。及至这个齐王即位吞并宋国，齐国一时极盛，齐王还做了与秦王对等的东帝。如此一个强势大邦，自然无须奔波商旅的田氏去关照。田氏的商旅大业，也恰恰在这时达到了极盛之期。也许当真应了那句老话，盈缩之期不可测。倏忽之间，齐国莫名其妙地乱了，事情也多了。田氏这个年青的族长，也似乎在悄悄改变着田氏传统，变成了一个秘密与闻天下兴亡的人物。然则，尽管田单与鲁仲连及孟尝君的过从在族中人人皆知，但族人们却只将这些事看做年青族长的名士做派，谁也没有仔细想过会对族人族业如何如何。今日这一突兀决断，顿时使族人们对眼前这个扑朔迷离的族长清晰起来——田单不是正宗的恪守祖制的田氏商人，他要将田氏的商旅命运绑缚在邦国兴亡之上，这是商旅家族的正道么？

可田单的一番话正气凛然无可辩驳。虽然是久在商旅，可田氏家族在商人中总保持着一种骄傲的主族老国人的气度格局，与异国同行但说齐国，离不开一句开场白“自田氏代齐以来如何如何”。如今国难当头，族长的话当真不合我心？

突然，一个年青的声音从人群中飞了出来：“族领说得对，田氏与邦国共存亡！”立即有一片后生应和：“好！留下打仗，见见战场！”人群便哄哄嗡嗡地议论起来。

此时天色已经黑了下来，府中风灯早已经收拾了起来，族人们点起了原本准备走夜路的火把，将池边照得一片通明。坐在最前面石墩上的几个族老连忙聚到一起低声会商，说得一阵，几个老人一齐站起，一齐将手中竹杖抱在了胸前。

“肃静，听族老说话。”田单高声一句对着老人一拱手，“族大父^①请。”

老人壮硕健旺，竹杖笃地一点跨上了池边一方大石：“老夫等几人商议了一番，以为田单所言极是。田氏久为商旅，毕竟王族国人。大军压境，国难当头，岂能在此时一走了之？国胜则走，国败则留，方显田氏本色也！”

“族老议决，族人以为如何？”田单高声问了一句。

族人们火把齐举，一片高喊：“国胜则走！国败则留！”

“好！”田单一举长剑，“自今日起，田氏举族以军法定行止。这座府邸便是合族营

^① 大父，战国时对祖父的正式称谓，族大父，即族中祖父辈人物。

地,各家自成军帐驻扎,做好起行准备,随时听从号令行事。”

“嗨——”池边近千人一声整齐呐喊。

一时之间,田单府邸变成了一座奇特的军营,池边草地林木假山厅堂院落,到处都扎满了帐篷。商旅生涯原本是四海游走的生计,旅途结帐野居更是家常便饭。各家分头动手,各色帐篷在火把下迅速立了起来。

田单下令,原本装好的兵器车辆全数打开,长剑分发精壮,短剑分发少年与女眷,一百副机发硬弩分发给曾经修习过强弩术的技击之士。兵器分派完毕,田单将寻常护送商旅的三百名骑士与族人中持有长剑弓弩者混合,编成了一支六百人的“族兵”,分做六个百人队;每队五十名骑士、四十名长剑步卒、十名机弩手,组成一个精悍完整的战场小单元。另外四十名机弩手配备了战马,与商社百骑编成一支“飞骑策应队”,由田单亲自率领。

这商社百骑与护商三百骑,都是从咸阳与大梁的齐国商社专程赶回临淄护送迁徙的。骑士没有一人是田氏族人,而全部是田单在既往商旅中收留的难民精壮训练而成,骑术精湛武技高超,曾被鲁仲连多次“借用”,实则一支职业骑兵。从燕军大举攻齐的消息传开,田单估量情势,要以重金遣散这些骑士。可骑士们慷慨激昂,立誓“与总事共安危”。田单反复思忖,纵是遣散,骑士们也是无家可归,仓促间却到何处立身?便与骑士们商议,将他们暂时编成田氏家兵,但有机会,将其送入齐军建功立业。骑士们大是兴奋,异口同声一句:“刀兵来临,我等只跟定总事!”正是有了这四百名劲健骑士,田单才举一反三,将族人精壮与骑士混编成军,一支家兵立时成就。

成军事定,田单立刻聚集族老并各家家长,一番细密商讨,将全族分成了六支“车行部伍”:财货粮食与老幼女眷全部上车,五十岁以下男子全部充当驭手,每部一个百人队两翼夹持护卫。方略商定,族老与家长立即行动,一个时辰方过,各队人口编排就绪。

三更之后,田单一声令下:“所有车辆,全部安装铁笼!”

田氏商旅大族,合族各色载货车辆两千余。此刻集中到货仓车马场的,却只是六百多辆异常坚固、宽大车身车轮全被铁皮包裹的牛车,其余轻巧车辆全数被裁汰。寻常时日,这种车辆专一运送铁料盐包,由两头肥壮的黄牛驾拉,最是吃重且耐得颠簸驰驱。饶是如此,田单还是早早便给这种牛车打造了一件奇特物事——铁笼。

铁笼者,笼住车轴之铁具也。外有一尺铁矛状笼头,根部是一个厚有三寸带有十个

钉孔的圆形铁壳，卡在车轴顶端，用十个大铁钉牢固地钉在车轴上，与整个车轴结为一个整体。寻常商旅车队互不相撞，铁笼自然无用。然则若是千军万马的战车战场，这铁笼便是大显功效。敌方战车无论如何也不敢并行抢先，或撞上来翻车。究其竟，铁笼本是春秋车战时期的特殊“兵器”，随着战车的淡出，也早已经成为罕见物事。田单经管商事日久，有了一种凡事不忽视细节的习惯，在仔细谋划有可能遇到的险境时，不期然想到了“临淄商旅渊薮，万商争迁，车流抢道”的危险，于是早早打造了几百副这种早已经被遗忘的铁笼。

风灯火把之下，数十名工匠一个时辰将铁笼叮叮当当装好，黑黝黝大铁矛成排列开，衬着铁皮包裹的车身车辕，一片铁色青光触目惊心。

田单一挥手：“二百辆车载人，立即分派各部伍。四百辆车装货：一百辆盐铁，两百辆粮食干肉，十辆药材，其余九十辆装载财货。”

“总事，”家老低声道，“财货原本装了三百辆，九十辆，只怕少。”

“财货精简！”田单毫不犹豫，“珠玉丝绸珍宝类全部坚壁，只带生计必需之物。”

“明白。”家老一声答应，匆匆去了。

整整一夜，田氏部族终于收拾妥当。次日午后时分，惊人的消息传来：触子的四十三万大军在济西全军覆没。当夜，临淄城商人开始了秘密大逃亡。唯有田氏部族岿然守定府邸，捺性等待着齐军最后一战。三日之后，达子战死，二十万大军作鸟兽散了。然则，更令都城国人震惊的是：齐王连同王族并一班大臣，竟连夜悄悄逃出了临淄。就在那天夜里，临淄终于爆发了逃亡大潮，到天亮时分，临淄城已经是十室九空了。也就在这天夜里，田单痛心疾首地断然下令：全族起程，东去即墨^①！

即墨，与这支田氏部族有着久远的渊源。

作为王族支脉，田氏代齐之初，田单族祖先被分封在即墨。那时，即墨是齐国东部最大的城堡，也是齐国的东部屏障。说是屏障，主要是预防东夷侵扰。到了春秋末期，东夷经过齐桓公发端的百余年“尊王攘夷”，大体上已经被齐国化成了农耕渔猎的齐国民户。作为举族为兵掠夺袭扰平原农耕的东夷，事实上已经星散解体了。正因如此，齐国东部也没有了经常性威胁，即墨的要塞屏障地位也渐渐淡化了。领即墨封地之初，田

^① 即墨，战国齐邑，今山东平度县西南地带。

氏部族也是举族为兵,全力追剿残余的东夷部落。及至大局平息,田氏利用即墨近海之便,渐渐拓出了一种独门生计——利用海路做海盐商旅。即墨出海,北面可达辽东与高丽^①,南面可达越国琅邪,东面则可达更远的东瀛诸岛。齐国的海盐有两处产地,一处是临淄北部的近海区域,另一处是齐东近海区域。而齐东海盐,以即墨为集散地。时当田齐立国之初,对各个田氏部族的控制很是松散。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无一不利,即墨田氏的海盐生意便蓬蓬勃勃地发了起来。先是田氏商船从海路冒险向外输送海盐,换回辽东兽皮越国剑器等各种稀缺物事;后来则是辽东、高丽、越国、东瀛的渔船捎带从即墨贩运;再后来,诸多海船冒险前来,载着大量珍奇之物换取海盐。趁着商旅生计的旺势,田氏铸造了一种自己的刀币,上刻“節墨”两个大字,专一用于海盐交易结算,被商旅称为“即墨刀”。有了即墨刀,盐铁生意如虎添翼,倏忽二十年之间,即墨田氏发成了最殷实的王族封地。

然则好景不长,精于经营的即墨田氏没有料到,即墨刀给举族带来了厄运。

即墨刀一出,“即墨田氏囤积盐铁,私铸刀币,图谋不轨”的风声渐渐吹到了临淄。不久,即墨田氏的在国族长被齐桓公田午召了去^②。桓公皱着眉头只说了一句话:“即墨田氏擅长商旅,便去做商。土地官爵么,让给别个。”于是,田氏族长立即被削爵罢官,即墨封地自然也没有了。从那时起,即墨田氏永远离开了即墨,带着失意的寥落踏上了商旅之路。后来,田氏王室对王族支脉的控制越来越严,即墨田氏离王室王族与齐国官场越来越远了。但是,老根总是老根,无论朝野,人们只要提起田单一族,总是呼为“即墨田氏”,连田单部族的族老们数落起旧事,也是一口一个“俺即墨田氏如何如何”。

小城即墨,是这支田氏的族徽,也是这支田氏的圣土。回到久远的故乡,也许还会为这支田氏杀出一条新路来。

出得临淄,一片车马汪洋。临淄向东去海的官道素称“天下大道”,六丈余宽,路面夯土修筑,道边三层参天绿树,道边排水的壕沟抵得小诸侯国的灌溉小渠。任是何国商旅,只要走得一趟临淄大道,莫不由衷赞叹:“齐国通海大道,冠绝天下也!”寻常时日,纵是盐铁生意最旺的时节,这条通海大道也从来没有过车马拥挤。如今迥然不同,遍野火

① 战国初期,辽东与高丽曾经被齐国夺取数十年,后归燕国。

② 齐国两个桓公,一为春秋齐桓公姜小白,一为战国齐桓公田午。

把，遍野车马，暗夜之中远远望去，根本不晓得大道在哪里？东逃者大多是商旅大族与国人富户，动辄大车数百马匹上千，骤然间从临淄及齐国西部的所有城堡拥来，直是车马如潮人流如海，密匝匝遍布原野，却去何处找路？纵然找到那条通海大道，又如何挤得上路面？

“总事，这却如何是好？”久有商旅阅历的家老束手无策了。

田单长剑一挥：“族人听了：百骑开道，我自断后。避开大道，直向旷野！”

发令方毕，田单身边的六支螺号呜呜长吹，六队车马甲兵顷刻间排好了次序，又一阵螺号，田氏车马队辘辘启动，两侧甲兵护卫，硬是在车马汪洋中缓缓移向旷野。堪堪将出车马海洋，西北方向却突然大片车马拥来夺道。

外围家兵连声呼喝：“这里不是官道，闪开。”

“燕军来了，快跑啊！”遍野车马呼喊狂奔，不顾一切地压了过来。

喀喇喇轰隆隆，两片车马无可避免地山一般相撞了。骤然之间，一片人喊马嘶，横冲直撞压过来的车马大片翻倒，田氏车队队形大乱，却没有一辆翻车，只惊得牛车队的黄牛们“哞哞”一片长吼。田单已经从后队飞马赶来，摇动火把大声呼喊：“燕军尚远，莫得惊慌。各自分路，拥挤只能自伤！”左右家兵族人也跟着齐声呼喊，潮水般的混乱车马才渐渐平息下来。对方一个首领模样的老者举着火把查看了一番双方车辆，连连惊叹：“噫呀！铁笼现世了。匪夷所思！娘的，老夫俺如何没想到这一层？”说着一拱手，“敢问贵方族领高名上姓？”一个族人不无骄傲地高声道：“即墨田氏。不要问了，快收拾车马。”老人喟然一声长叹：“望族也！能出此奇策，即墨田氏气运也。”说罢转身高声呼喝，“族人听了：整顿车马，跟定即墨田氏走！”

田单远远听得明白，低声吩咐家老：“都是逃战，要跟者莫得阻拦。”

“车马太多，目标大，燕军追来如何是好？”家老立即急了起来。

“田氏与国人共患难，顾不了许多，走！”田单一挥手，螺号又呜呜响了起来。

如此三日，田氏车队后跟上了浩浩荡荡的几千辆牛车马车，虽则走得慢，却也不再遍野抢道乱闯。这一日横渡潍水，正逢夏日大水之季，其余部族装载财货的牛车马车大部分轴断轮折沉陷河水，财货也大部被大水冲走，小部分过河车辆也大都都是车身损坏难以行走，一时间两岸哭喊连天。

田单却是镇静，下令给全部车轴铁笼各绑缚二十条粗大麻绳，青壮族人与家兵全部

下水,在牛车两边拽住绳索,借着大水浮力将车辆半托在水面缓缓行进。虽是慢了一些,却是一人一车未折,全数到达潍水东岸。引得两岸狼狈不堪的人群歆羡不已,一片赞叹敬佩。再过胶水,其余部族的车辆几乎损毁净尽,唯独田氏车队如法炮制,过水完好无损。两道大河一过,田单的名字已是人人皆知了。

过得胶水又走得两日,距离即墨还有三五十里,越来越密实的帐篷营地一望无边。田单登上一个山头瞭望,各色帐篷营地竟一直延伸到即墨东南的沽水河谷。粗略估算,少说也有二三十万人。狼狈的难民们一边忙着野炊,一边高声嚷嚷着各自话题,人声鼎沸哄哄嗡嗡,甚也听不清楚。虽然东逃者大多是富户商旅,可眼下却都是衣衫褴褛灰头土脸,全然没有了任何礼仪讲究。显然,这是最早出逃的国人,除了些许粮食,大约所有的财货都被几道大水留下了。

田单看得直皱眉头,这即墨令如何不放难民入城?如此遍地炊烟,简直是在指引燕军的追杀方向。思忖片刻,田单唤过家老低声叮嘱几句,带着两名剑术精熟的骑士从帐篷营地间寻路直奔即墨。

即墨城正在一片惊慌混乱之中。

此时的即墨令轸子,原本是齐军的一个车战大将,年逾六旬,刚猛健壮不减当年。由于即墨为东方屏障,这里始终有三五万守军,即或在齐湣王聚集大军的时日,即墨的兵马也没有被西调。正因如此,闻得齐国西部城池守将纷纷弃城逃亡,轸子气得咬牙切齿,发誓要在即墨与燕军决一死战。正在厉兵秣马之时,难民潮却铺天盖地涌来,轸子顿时慌了手脚。放难民入城么,五六万人口的即墨小城如何容纳得这源源不断的汹汹人潮?纵然是富户逃亡自带粮草,可这饮水、柴薪、房屋、食盐等又如何解决?全城只有几十口水井,只这一个难题不解决,几十万人便得干渴而死。不放难民进城么,作为齐国最后时刻的唯一一座军备完整的要塞城池,又如何向国人说话?若城外变成了燕军屠场,身为齐国大将,有何颜面立于人世?思忖无计,轸子日每派出四个千人队,护送牛车给远离河谷的难民营地送水,给断粮的难民发放粮食药材等应急之物。如此不到旬日,城内军民又是大起恐慌。大战未至,军粮如此大量流失,若燕军杀来如何守得住城池?牛车药材等本是征发城内庶民的,百姓们也慌乱起来,不是心疼物事,只是成群结队拥到官府门前,一口声追问即墨究竟能否守住?守不住,赶紧放百姓逃生,耗在这里还不是等死?天天向城外运粮,那有个头么?到头来还不是内外一起饿死?乱纷纷终

日叫嚷，轺子急得团团乱转，却拿不出个妥善谋划，一急之下突然中暑昏厥，醒来后连日高烧昏迷不省人事了。

“禀报将军：即墨田氏的族领来了！”中军司马几乎是趴在轺子耳边喊着。

头上捂着湿淋淋布巾，榻边还摆着一个大冰盆，轺子依旧满面红潮喘息艰难。突闻“即墨田氏”，雪白的双眉猛然一动，烧得赤红的双眼也豁然睁开。

“临淄田单，拜见即墨令。”田单不能自称即墨田氏，只以居所地自称。

“田单……”老将军喑哑地叫了一声，突然神奇地霍然坐了起来，“老夫听鲁仲连说起过……快！先生为即墨一谋……”堪堪拉住田单的手，又软在了榻边。

“即墨令，生死存亡之际，我直言了。”田单见军医已经扶着老将军躺好，一拱手高声道，“解困之策：教老弱妇幼进城，十六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男子全部编为民军，驻扎城外，做即墨郊野防守。先解人潮之困，否则便是乱局。”

“好！”老将军眼睛一亮，又霍然起身，“老夫如何想不到这两全之策？”喘息一阵，却又踌躇，“城外难民，多为商旅富户，愿意风餐露宿做兵么？”

“田单愿助即墨令一臂之力，说服逃难人众。”

“好！”轺子精神大振，“中军司马，授先生副将之职，编成民军。”

“不必。”田单一摆手，“同在危难，同为商旅，正好说话，官身反倒不便。”

轺子略一思忖道：“既然如此，便听先生。老夫准备城内，先生出城。”

片刻之后，田单飞马出城，回到沽水河谷，立即派出十多名原在商社做执事的精干幕僚飞骑到各个难民营地邀集族领聚会。午后时分，各个帐篷营地的族领族老们或骑马或徒步络绎不绝而来，竟有二百人之多。田单先吩咐家老，给每个族领一陶碗清酒。族长族老们纷纷大坐在草地上，品尝这此刻已经成为稀罕之物的凉甜美酒，唏嘘感慨之中，有几名执事逐一询问记录了各家族部族的逃难人数。及至报来一归总，田单大是惊讶——即墨城外竟聚集了三十二万难民！思忖一阵，田单向众人一拱手开了口：“诸位族领同人，我乃临淄田单。我等避战东逃，后有燕军追杀，前有大海拦路，财货粮食大多失落路途，已经陷入危困之境。若不自救，则玉石俱焚也！当此之时，田单斗胆直言，为我等三十万之众试谋生路，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先生只管说，俺听着了！”

“先生做齐国商社总事，大有韬略，俺们晓得！”

“田单铁笼,即墨田氏得全,我等愿听先生谋划!”

“谢过诸位嘉许。”田单又是一圈拱手,“方才田单入城,与即墨令共商,拟将老弱病妇幼进城养息,全部精壮男子编成民军,驻守城外,助轸子老将军与燕军决一死战!目下齐国已破,国君弃国逃亡被杀,齐西四十余城已经陷落。然则,齐国并没有灭亡。莒城令貂勃,业已与南下逃亡庶民结成民军,坚守齐南。邦国兴亡,匹夫尚且不惜血战,我等尽皆昔日国人,曾经独享骑士荣耀,难道没有背海一战护国谋生之心么?”

“说得好!”一个老族长霍然站起,“为国为家都得拼,打!”

“对!俺老齐人谁没个血性?就是没人出头谋划。”

“逃也死,战也死,莫如痛快打了!”

“学个莒城,打!”

“没说的,打——”众人一口声大喊起来。

“好!”田单一摆手,“敢请各族领将成军人数、兵器数目并各种有用物事,报给我这执事,我拿给即墨令。成军务必要精壮男子,病弱者一律不算。”

一片叫好声中,族领们与随带前来的族老、族中书办纷纷合计数目。大约半个时辰,各种数字报了上来,执事一归总拿给田单,却见羊皮大纸上赫然列着一排数字:

成军精壮 六万八千三百余

兵器合计 剑器五万口 弓弩三万张 箭十余万支 长矛五千余

帐篷合计 三万六千余顶

车辆合计 八百三十余辆

甲冑合计 三万余套

田单看得一眼,心中顿时踏实,举着羊皮纸高声道:“诸位请先回去整顿族人,向即墨靠拢,我即刻去见老将军。”说罢又匆忙入城。

轸子正在带病督促吏员清点城中庶民空屋与一切可以住人的地方,听田单将城外情势一说,再将羊皮纸一看,双掌一拍道:“好!这兵器居然还多了。成军无须装备,只少些甲冑。”田单道:“兵器原本人人都有,老弱妇幼的也都登上了。甲冑不是大事,杀敌夺来便是。”轸子大是赞叹:“先生之言,壮人胆气也!”立即回身下令,“中军司马,一个时

辰后开城迎接老弱妇幼。老夫自带五千步卒出城，助先生整肃民军。”田单连忙摇手道：“老将军还是城内坐镇好，只须派一员副将。”轸子道：“也好，老夫将城内先安置妥当。”

日落时分，即墨城西两门大开，老弱妇幼二十余万人从原野河谷匆匆拥来，虽则脚步匆匆，却井然有序一片沉默。留在城外的精壮男子们举着大片火把夹道相送，与亲人挥别，场面分外悲壮。直到三更，二十余万人口才陆续进城。田单与出城副将立即着手整编民军，一直忙碌到天亮，左中右三军方才编好：左军一万五千驻守即墨西南，右军一万五千驻守即墨西北，中军三万正面扎营防守通海大道。

太阳刚刚升起，轸子正要出城查看抚慰民军，方到西门箭楼下马道，城头瞭望斥候一声高喊：“燕军来了！三路——”接着便是低沉凄厉的螺号。轸子扯过马缰冲上了城头，举目遥望，但见中央通海大道与西南西北三路烟尘遮天蔽日而来，天边陡然竖起了一道灰黑色影壁。作为车战将领，轸子二十多年没有打仗，此刻雄心陡起，举剑大喝：“步军守城，铁骑两万全数出城，与民军联手迎敌！”中军司马急传将令，调兵号角大起，片刻间西门隆隆打开，白发老将轸子率领两万骑兵冲了出来。

田单正是民军中路大将，也已经在整顿步兵方阵，见轸子铁骑到来，连忙大步迎上高声道：“老将军，我步军方阵居中，铁骑两翼冲杀如何？”轸子哈哈大笑道：“倏忽之间，先生竟成大将也。好，便是这般！”手中那支车战长矛一举，“铁骑两翼展开——”

两万铁骑与田单民军堪堪列好了阵势，燕军已经雷霆般压了过来。当先一面“骑”字大旗猎猎飞舞，正是辽东铁骑主将骑劫大军到了。大约一箭之地，遍野辽东铁骑收队成阵，骑劫马鞭一指一阵大笑：“轸子老匹夫！你这车战老卒也想与我辽东飞骑较量么？早早献城受缚，昌国君说不定会免你一死也。”轸子须发戟张长矛直指：“骑劫，老夫齐国大臣，便是战死，也不会做降燕贼子！”骑劫大笑：“好！有骨气。一路杀来，齐人都是烂泥软蛋，本将军真正憋气。今日放马一搏，放开整！”笑罢长剑高举，“辽东骑士！杀——”

战鼓隆隆动地，两军铁骑如两团红云，骤然裹缠在了一起。燕军三路而来，骑劫铁骑发动时，西南路大军也堪堪赶到，迎住西南民军厮杀起来。恰在此时，秦开大军也从中央杀到，与田单中路民军轰然相撞，整个即墨原野响彻了震天动地的杀声。

二 尘封的兵器库隆隆打开

午后时分,战场终于沉寂了。

六万民军原本没有任何结阵而战的训练,虽说人人都有些许技击之术,并有长短不一的各色剑器,但在历经长期严酷训练的辽东大军面前,却是毫无章法。更有一个致命缺陷,手中没有盾牌。对于结阵大战的步卒,盾牌非但是个人搏杀的必备防护,更是结阵对抗铁骑的坚实屏障。步卒无盾,只能有攻无守。饶是这些商旅子弟们拼命搏杀,也没有过得一个时辰便几乎全军覆没。田单部族的近八百名族兵尚算训练有素,也战死了大半,唯余三百骑士结阵不散,死死保着三处剑伤的田单且战且退杀回了即墨西门。

顾不上包扎伤口,田单跌跌撞撞地冲上箭楼瞭望战场。此刻他只有一个心愿,便是亲眼看着老将军全身回城。可放眼望去,遍野都是燕军的蓝边红色战旗,即墨铁骑踪迹皆无。正在田单愣怔之时,便见大队燕军铁骑飓风般卷到城下骤然勒马,激扬的尘柱直冲城上女墙,呛得田单与士卒不禁一阵猛烈地咳嗽。

“城上军民听了!”威猛剽悍的骑劫在马上高喊着,“即墨骑士全军覆没,轸子老匹夫也被我杀了。看,这是何物?”

一个骑士用长矛挑着一颗白发苍苍的头颅,燕军骑士一片高喊:“轸子首级在此,齐人开城降燕——”骑劫哈哈大笑,带血的长剑直指城头道:“齐人狗熊一窝,若不拱手降燕,尔等头颅一齐挂上高杆!”燕军一片呐喊:“抗我大燕者,立杀不赦!”

素来沉静的田单怒火中烧,戟指城下嘶声大吼:“燕人休得猖狂,即墨要为老将军复仇!要即墨降燕,休想——”城头原本已经拥满惊恐无措的守军,此刻却是万众一心,齐声呐喊:“为老将军复仇!”“即墨不降!死战到底!”

“竖子猖獗!”城下骑劫一声怒喝,“步军列阵,壕桥云梯攻城!”

正在此时,燕军阵前一马飞来,遥遥高喊:“昌国君将令——毋得攻城!后退十里扎营,违令者斩——”骑劫脸色顿时铁青,狠狠骂了一声:“鸟令!”又向城头吼叫一声,“尔等狗头,多长两日。”再转身又是一声大吼,“愣着钉桩?退后十里扎营!”

暮色斜阳之中,燕军缓缓后退了。晚霞将即墨城楼染得血红,与城外郊野无边无际